

文史知识文库

學史入門

文史知识编辑部编



文史知识文库

学史入门

《文史知识》编辑部编

中华书局

责任编辑：张 荷

文史知识文库

学 史 入 门

《文史知识》编辑部编

•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桥中印刷厂印刷

•

787×1092毫米 1/32·7 1/4印张·2插页·146千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97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数 10501—14500 册 定价：10.00 元

ISBN 7-101-00486-5/G·9

602.9.17

写在《文史知识文库》之前

这套书本来是以“文史知识丛书”的名义出版的，现在改成“文史知识文库”。“丛书”改成“文库”，目的是使这套书容量大一些。把这套书编得更充实、更丰富，不仅容纳《文史知识》已经刊发过的较好的内容，还要容纳《文史知识》未能刊发的好内容。我们的计划是深入浅出地、重点而又系统地介绍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丰硕成果。

我们的时代日新月异。科学技术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。中国人民重振雄风，面向世界，面向未来。在祖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正酝酿着新的崛起，新的振兴。

在这一巨大变革中，在计算机、人造卫星、宇宙飞船、超导体、遗传工程等纷至沓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会深深感觉到无所不在的、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。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如此的丰厚，以至于我们伴随着一项现代化工程的伟大胜利，几乎都要想起我们的前人。想起为我们编写了中华民族灿烂篇章的人们。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。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、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、韩柳欧苏的大块文章、明清之际的人生画卷，无不表现了对社会国家的情怀，对宇宙世界的期待。这千古风流人物的搏斗，相互辉映，

激荡交融，造就了光华灿烂的中国和博大久远的中华民族传统。这是我们的骄傲，也是我们民族凝聚、发展、强盛的力量。

面向世界，面向未来，总离不开我们站立的祖国大地。我们都是伟大祖国的儿女，对这块生我、养我的土地，对我们祖先繁衍发展的土地，怀有深切的挚爱之情。爱她，了解她，同时研究她；在了解她、研究她的过程中渗透着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信念。今天，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，以重新崛起的决心，把祖国的传统文化放到整个世界文明的背景之中，我们一定会更准确地找出精华，区分糟粕，在看来杂乱无章、盲目被动的历史表象中，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，为我们今天的创造活动服务，为我们走向世界、走向未来服务。

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作者和我们一起编好这套文库，共同去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。

《文史知识文库》编委会

目 录

漫谈治史·····	郑天挺 (1)
我是怎样研究起史学来的·····	周谷城 (11)
读史零简·····	白寿彝 (18)
读史与学文·····	唐 棣 (28)
谈谈我的治学经过·····	王仲荦 (34)
关于商周史学习问题·····	胡厚宣 (43)
研究秦汉史从何处入手·····	林甘泉 (53)
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·····	周一良 (65)
怎样研究隋唐五代史·····	胡如雷 (74)
谈辽金史研究·····	陈 述 (83)
怎样研究宋史·····	漆 侠 (93)
我为什么研究元史·····	翁独健 (102)
怎样学习和研究元史·····	蔡美彪 (107)
我是怎样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·····	傅衣凌 (115)
利用明清档案进行历史研究的体会·····	韦庆远 (122)
谈清史研究·····	戴 逸 (132)
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漫谈·····	李 侃 (143)

怎样研究中外关系史……………朱杰勤 (154)

和历史系同学谈怎样写论文……………杨志玖 (163)

怎样掌握与使用工具书……………朱天俊 (169)

怎样检索文史哲研究论文……………陈秉才 (178)

怎样查找事物起源

——谈《事物纪原》等书……………朱茂汉 (185)

怎样查找古代典章制度……………萧东发 陈慧杰 (191)

怎样查找古代人物……………王宏钧 (200)

怎样查找古人的别名室号……………萧东发 (207)

怎样查找中国古今地名……………杨济安 杨忆坪 (213)

怎样记历史年代……………胡如雷 (223)

漫谈治史

郑 天 挺

中国的历史很长，地域广袤，社会发展的状况也不尽相同，经常有新的东西出现。因此，研究和学习历史，一定要有重点，靠一个人的力量要兼顾到各方面是不可能的，必致挂一漏万。

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、技术科学的研究一样，也有一个科学方法问题，要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找出可以用之于社会科学的规律。过去，爱因斯坦曾告诉他的学生三句话：一、因果律不能颠倒；二、时间不能倒过去；三、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。凡是搞科学研究的人都要牢牢掌握这三点。我想学历史也是这样：

- 一、因果关系不能颠倒；
- 二、时间先后不能错乱；
- 三、历史是向前发展的，不能用后来的发展附会当时。

在技术科学中，某些方法，在历史研究中也适用。如在技术改革和研究中，每讨论一个问题，都要从对你的整个事业有无作用着眼，然后把问题分成若干小的单元，再从三方面加以研究：一、这个选题是否必要，能否取消它？二、能否和别的题目合并？三、能否以别的东西取代它？研究历史，这个方法也

适用。如研究明末农民起义时的“荥阳大会”，这就要先看如果不搞它行不行？如果行就不必搞了；如果不行，那就要再看能不能和别的题目合并起来搞？如果认为也不行，那么再看能否用其他更宽的题目或更细的题目取代它，从而就可以证明“荥阳大会”对明末农民起义的发展是个关键。应当广泛联系，从各个方面都来比较一下，然后决定是否研究这个问题和怎样研究。研究历史，要多问几个为什么。问的越多，解决问题越彻底。应当一个问题扣一个问题地追下去，找到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和规律。

我们建议同志们研究问题应做到深、广、新、严、通五个字。

深：包括事实，多问几个为什么，深入追下去。

广：要求详细占有材料，还要广泛联系。

新：要求不断提出新资料、新问题、新见解，核实新资料，解决新问题，证明新见解。

严：要严格，不虚构，不附会，要事事有来历，处处有交代，要说清楚，不回避问题。

通：找出规律，前后一贯。

要详细占有材料，扩大眼界，广泛联系。研究问题不能光靠别人已整理过的间接材料，主要是要掌握直接材料，特别是新材料。考古发现、档案材料等就是直接材料。民间传说也是材料来源之一，但要考证是否确实。只有详细地占有材料，才能有所突破，弄清问题。扩大眼界，就是不仅收集材料时要注意各方面的来源，也要注意别人的研究成果，包括外国人的研究成果。过去我们知道日本人很注意中国历史，近几年通过

同美国的交往，才知道美国人对研究中国历史也很重视。我们也要注意他们的研究成果，并注意他们的研究方法。广泛联系，就是在研究问题时，要对有关的材料，有关的方法，其它学科与此问题有关的研究成果等，多方面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。比如清代的人口问题，乾隆时的人口比康熙时多了十倍，时间才过了八十年。有的人认为在八十年间人口增加这么多是不可能的。有的经济学家从当时的生产水平考察，认为当时的粮食产量养活不了增长这么多的人口。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，认为他们只看到了当时水稻和小麦的产量，而没有看到自明朝以来，中国从国外引进了许多杂粮品种，不是光靠吃米和面。咸丰、道光时有许多记载，说明当时吃杂粮的占人口的多数，吃米面的是少数。虽然当时粮食还不太充足，还有挨饿的，但还是渡过了人口膨胀的大关。

既然要详细占有资料，这就需要读书。陶渊明有几句诗：“得知千载外，正赖古人书。圣贤留余迹，事事在中都（长安）”，前两句说明书的重要；下两句是说实际考察的重要，这和我们今天的要求相差不远。孟子说，“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”，也不是不主张读书，而是说要对书中说的进行分析，要比证，要思考，不要盲从，孤证要存疑。

读书时要勤查、勤翻，首先是字书，所谓读书必先识字。过去读书时离不开《说文》和《广韵》，整天自己翻，往覆查阅，查后不懂再找别的书。今天方便多了。有字典，有辞典，有年表，要勤查勤问，问题就逐步解决了。现行字典查不到，可查《康熙字典》和《经籍纂诂》。

历史书早出者接近真实，价值高；晚出者详细。

读书，我们建议做到“博、精、新”三个字。“博”是“博览勤闻”，这样可以“多闻阙疑”，要反对“孤陋寡闻”。过去说“闭门自精”是不确切的，无选择、无目的的泛览，是不易于精的。“囿于一隅”固然不对，但也不应当乱找书，这样不能集中。过去说：“百星之明，不如一月之光；十牖之开，不如一方之明”（《淮南子·说林》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学习历史的目的即在于：一求真，二求用，三真用结合。求真就要详细占有材料，研究事件是怎样发生的，经过及结果如何。不是想象，不是道听途说。历史总有前因后果，有来龙去脉。要弄清一个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，就要根据当时真实情况的材料一点一点地核实了，把事实真相反映出来。求用，是指研究历史要有用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，而是为了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，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向导和借鉴。要研究历史事件对社会发展、生产发展的影响和作用，从历史事件的教训中吸取经验。求真和求用两者是统一的。要求事件经过真实、时间、地点、环境真实、因果先后真实。在方法上则要求多看、多想、多联系、多比较，找出规律，以便实用。顾亭林讲的“经世致用”，就是“真”和“用”都求。乾嘉时史学家的求真，往往钻牛角尖了。钱大昕还是强调求真和求用结合。

我们提倡求真和求用相结合，就是说，要根据真实的客观历史事实，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。孤立地为求真而求真，不找出它们的规律，就不能为现实服务，求真就失去了意义，那就会走上旧中国考据学派的老路。但如果片面地求用，看到一点材料，不问它的真伪，就忙于用来说明问题，那就可能做出错误的结论，造成有害的结果。事实是最有力量的，也是掩盖

不住的。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结论总是站不住的。所以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把求真和求用结合起来。否则，历史学也就不成其为科学了。

在真用结合的问题上，还应当注意到精。精是精密，精深通贯，详明严密，反对“浅尝辄止”，也反对华而不实，脆而不坚。读书目的在求用，这就要求新方法、新研究、新努力、新结论、新见解的“五新”，反对固步自封，人云亦云。

读书要选择读好书，读有用的书。中国过去的史书有其传统的体裁，大致有三种类型，各有其优缺点。

一是编年体：以年为主，先后次序清楚。但重点不易突出。

二是纪传体：以人为主。详尽，但难免重复，时代先后亦不鲜明。

三是纪事本末体：以事为主。时间明确，重点突出，但有时不免烦琐，系统不分明。因此，我们应当以时为经、以事为纬，以人物、制度贯穿其间。仿佛看图画和地图那样，先找出上下，定出方向，然后山川原隰错列其间，才更为清楚。

看二十四史，不妨先看一下“本纪”的赞语，再看“志”，最后看“传”。因为“传”中材料比较多，但较杂乱，不用时代穿起来不行，所以后看较为便利。

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，中国史籍浩如烟海，当然不可能都读，因此一定要缩短战线。战线太长容易流于泛泛，读书如此，写书亦如此。过去一写就是通史，这要付出很大劳动，时间也太长，又不容易深入。要深入就要缩小范围，各个击破。美国一位教授说中国的历史太长了，他想只研究明清史；但明清

一段的史事仍很多，所以就专门研究这一段的农民起义；明清时期农民起义的次数仍不少，人物也多，最后决定研究明清之际李自成起义军中的重要人物李岩。这样战线就缩短了，就容易有所突破。我们研究学问必须有渊博的知识；但要取得新的成果，却必须由博返约，也就是对一个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。为了深入系统钻研古汉语并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，最好选择一部史书精读。

要精读一部书，就要了解这部书的资料来源，观点如何，与其它同类书的不同之处，以及后人对这部书有哪些研究成果。

中国古代史书中，当然以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最负盛名。《通鉴》包括的时代更长，事迹更多，文字也是经过锤炼的。虽然多数取材于原来诸史，可是并不尽同诸史，而是有剪裁，有组织，兼采笔记杂说而又不囿于笔记杂说（可参见《通鉴·考异》）。《通鉴》的文字简洁，层次井然，容易抓着重点，没有芜杂、造作或生硬的地方，也没有文学家的调子和套头，比其它史书——如《明史》——更有文学味（指刻画或描写、渲染方面）；比《史记》、《新五代史》等书更多史书味（指记实、朴素方面），阅读《通鉴》不仅学习了历史，同时还可以从《通鉴》的文字中学习如何修辞、选字，如何安排写作，如何句读等等，所以比较深入地阅读较好。

在阅读史籍择取史料时，必须防止粗暴武断，而不求其解。如在谈到王安石时，有人说：“苏洵《辨奸论》是假的，这是常识”；而不去分析何以假，更不去分析假使是真的，哪些地方和王安石的品质不相符。因此必须说理，粗暴是不能服人

的。同时，对于史料还要善于比较、分析和综合。下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：

一、关于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年代。

明人陆深《平胡录》中说：“乙未，（至正）十五年（1355年）二月，刘福通以韩林儿称帝，国号宋，改元龙凤，都亳。七月，我太祖高皇帝起兵，自和阳渡江”。这条材料出于《元史·顺帝纪》。其实朱元璋起兵于至正十二年（1352年），不在十五年，其自序《皇陵碑》、《纪梦》记之甚详。此盖明初人讳言太祖曾从红巾之郭子兴，有意以渡江为起兵年月。其后已不复讳。陆深虽生较后，仍袭其说。

二、关于历史上的传统故事。

历史上的传统故事很多，应用时，需要鉴别。《明史·外国传·吕宋》条：“时佛郎机强，与吕宋互市，久之见其国弱可取，乃奉厚贿遗王，乞地如牛皮大，建屋以居。王不虞其诈而许之，其人乃裂牛皮，联属至数千丈，围吕宋地，乞如约。王大骇；然业已许诺，无可奈何，遂听之，而稍征其税如国法。”此牛皮故事，《大唐西域记》中首见之，后人对澳门、台湾亦有此传说。此类资料盖传闻，不足信。果有之，何能再三？又如《三国志·魏书·邓哀王冲传》记曹冲量象重量事：“生五六岁，智意所及，有若成人之智。时孙权曾致巨象，太祖（曹操）欲知其斤重，访之群下，咸莫能出其理。冲曰：‘置象大船之上，而刻其水痕所至，称物以载之，则校可知矣’”。这个记载在印度故事中亦有，究竟谁在先？何以三国时已传入中国？如传说甚广，何以无人知，均可疑。此事可以两存，不必一定说谁抄谁。

此外，朱元璋起事前占卜事，所记与宋太祖同；红巾起义

“石人一只眼”事，与黄巢起义时所记同。前者记朱元璋欲以赵匡胤事自神，不足据；后者是农民起义鼓动群众的传统手法，见于元末各种记载，确。

三、关于凤阳花鼓的传说。

俞正燮的《癸巳类稿》，谓凤阳花鼓为明太祖时移富户往凤阳，因思乡乃冒为逃荒者，乞食以归。此记载不尽可信。太祖时路引甚严，无引决不能远行；若在后世弛禁之后，则亦不必冒为逃荒者。

四、关于刘基之死。

《明史·李仕鲁传》：给事中陈汶辉疏言：“如刘基、徐达之见猜，李善长、周德兴之被谤，视萧何、韩信，其危疑相去几何哉？”从这段史料看，似刘基已为朱元璋所忌。但祝允明的《野记》却说：“御史中丞涂节言：‘（刘）基以遇毒死，（汪）广洋宜知状’。上召问广洋，对：‘无之。’上怒，以为欺罔，贬之。则诚意之歿，未得其实也。”然后再看《明史·刘基传》，中曰：“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，并谓其毒基致死云。”从而肯定了刘基系被毒死。同时，再参照《诚意伯文集》卷一，所记朱元璋接见刘基于刘璟的谈话，其中说道：“刘伯温，……他吃他每（们）蛊了”，肚子“胀起来紧紧的，后来泻得鳖鳖的却死了，这正是着了蛊。”更证明刘基被毒死，是确实的。

总之，我们在应用史料时，凡是同样的材料，我们则选用时间较早的；时间早，一定是第一手的材料；要用第一手的材料，不用转手材料。如果是同时的材料，则选用最典型的；典型的，是指比较完整、全面、鲜明、突出的；要用典型材料，不用泛常的材料。至于孤零的材料，则应有旁证，即间接证明；无

证不信，孤证难立。此外，对于记载矛盾的材料，则应有交代。交代材料对不对，和自己取舍的理由。要多闻阙疑，择善而从。

史料必须经过甄别才好用，这就不免流于考证。小考证是不可避免的，也是必要的。但是连篇累牍的烦琐考证，时间和精力费得很多，往往得不偿失，并不可取。

最后，谈一谈关于学习理论的问题。我们研究历史，不是仅仅记录已往的历史事实，而是要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，这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。不全面掌握理论，就会使问题简单化。但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，是学习它的基本原理，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而不是去记诵个别结论或只言片语。对于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，我们也要全面地去理解它的本意。比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·所谓原始积累》一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。”这句话过去常被引用，但往往不是在它本来的意义上被引用，而是片面地用来强调暴力的作用。助产婆就是助产士，她只能在孕妇分娩时起助产的作用；如果一个妇女根本没有怀孕，助产士再努力也没有用。可见暴力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起革命的作用。仔细想一想，就可知片面强调暴力的作用并不符合马克思这句话的本意。所以我们在学习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时，一定要全面地去理解，并且要了解这个论断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提出的，这样才能理解得完整和准确。

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的指导思想，我们研究历史就一定要努力地去学习。但理论还需要材料证明。要详细占有材

料，做到理论联系实际。此外，我们还应当懂一点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，这对我们研究历史上某些专门的问题也是有帮助的。

【作者简介】 郑天挺先生(1899—1981)，福建长乐县人，我国的著名历史学家、教育家。曾任北京大学教授、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总务长，1952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，逝世前任南开大学顾问、副校长。主要著作有《清史探微》、《探微集》、《清史简述》、《清代的幕府》等。